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四十三

志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食貨_四

茶宋制擇要會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
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在淮南則蘄黃
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置場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
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
售於官者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
折茶者謂之折稅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
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

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
岳歸峽七州荆門寧福建則建劔二州歲如山場輸租
折稅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
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劔則旣蒸而研編竹爲格
置焙室中最爲精潔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充
歲貢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
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
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
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
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民之欲茶者售於

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
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
與之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
末增四十五萬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
禁其出境茶爲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常至數倍雍熙
後用兵令商人芻糧塞下酌地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
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緡錢又移文江
淮荆湖給茶鹽及罷兵邊儲緩而物價減交引虛錢未
改官私俱無利景德二年命林特李溥等詳定舊制召
茶商論議別爲新法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以溥爲淮南

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大中祥符二年特漙等上編
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天禧二年左諫議
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
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實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乾
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
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偸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
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
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
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茶商或京

能及月金。利未幾。而。金。正。以。多。丁。未。年。茶。利。皆。入。豪。門。賈。券。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佔。之。利。皆。入。豪。門。賈。券。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筭。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採。之。終。不。能。亡。敝。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

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塲
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
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
指予之給券爲驗故名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
貼射則官市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又立見
錢法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
虛估之敝行之期年豪商大賈無所利論者謂邊糴償
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朝廷下書
責計置司諮等因條上利害謂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
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

游說願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
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以
孫奭言罷貼射法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奭等議旣用
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詔令詳與議官張士遜等
條析遂被罰諮罷三司使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寔壞
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
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
十二利諮與蔡齊等合議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
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所議甚悉事皆
施行久之上書者復言非便稍有更革慶曆初三說稍

復用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又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請如沔議有茶鹽香藥緡錢四物於是有四說之法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錢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法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三司奏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

鑄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
其說行未數年論者謂虛估益高茶價益賤詔翰林學
士韓絳等經度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
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謂不費度支之本祇收商
賈稅錢自及數倍三司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
郎何鼎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如清臣議嘉麟爲
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
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
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四年乃詔行之初
所遣官旣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

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
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
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
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
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
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時朝
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熙寧四年神宗
與大臣論茶法之弊竟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
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
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諸

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自是蜀
茶盡權至李穆加息爲五十萬陸師閔又加爲百萬元
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
賴以爲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
額至數十斤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
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
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
水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存禁欲增植則
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
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造立茶法皆傾

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旣而
摯又言陸師閔恣爲不法不宜仍任事師閔坐罷未幾
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罷紹聖元年復以師閔都大提
舉成都等路茶事凡茶法竝用元豐舊條初神宗時熙
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官茶博糴每茶三斤易粟一
斛朝廷謂茶馬司本以博馬不可以博糴於茶馬司歲
額外增買川茶兩倍茶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
刑司封樁又令茶馬司兼領轉運使由是數歲邊用粗
足及徽宗時趙挺之爲相熙河運司屢申以軍糧不足
爲急乃令更支兩倍茶一百萬馱張康國密檢元豐以

茶惟用博馬指揮以進然康國不知兩倍茶自非博
馬之數而何執中鄧洵武雜然和之由是兩倍茶更不
支給而鄯湟兵費不繼矣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
無大更革崇寧元年宰相蔡京援祖宗禁榷之法議其
事宜又定諸路指置茶事官四年京復議更革罷官置
場大觀元年重定諸路茶息政和二年又增損茶法置
合同場茶事益加密矣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
倍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茶貨不通迺重扇
搖之令吏既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莫
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徒令豪

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
息一千萬緡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
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
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初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
汴河隄岸劾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
禁元祐初劉摯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
用事首議修復水磨其後諸路皆行之政和二年以課
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奏
依元豐舊法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
從之四年收息比舊三倍遂劾戶進高宗南渡於真州

印鈔給賣果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凡十路
嘗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
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二年
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二十一年秦檜等始
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
是審訂成書上之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其最佳者曰
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
愈精數愈多式屢變而品不一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
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
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建炎元

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主管秦川茶馬二年開大更茶法語在開傳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盧甘洮豐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騖大率皆以互市爲利朝廷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

酒宋權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川峽承

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旣而頗興榷酤
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
惟夔達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
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
西路不禁時天下承平旣久戶口寔蕃爲酒醪以靡穀
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
非古者禁葦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鄰村毋得增置酒場
熙寧四年更定京師麴法後多不能償元豐初命畢仲
行與周直孺講求利病乃損額增直今日輸錢周歲而
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元祐元年創監司鬻酒及

三路饋遺條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所供給酒卽舊樸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其後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

不可廢云

阮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開寶三年
詔減桂陽監歲輸課三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
物之無川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
年有司言定州山多銀礦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
背精良請置官署掌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
不許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官吏宰
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
登萊饑詔弛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大率山澤之利
有限暴發輒竭採取歲久得不償費有司督課惟責主

者取盈帝與英宗每降赦書輒驗治之不發者或廢之
或蠲主者負課有司有請亦輒從無所吝故治興廢不
常而歲課增損隨之至治平中諸州阮治或增或復凡
二百七十一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阮治不發而負歲
課者蠲之元豐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是
歲阮治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
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
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
冶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阮治事元符三年天啓
罷領阮治以其事歸提刑司大觀二年八月提舉陝西

院冶司改併入轉運司三年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
路事六年川峽路各置提轄措置院冶官尚書省又奏
五路院冶已有提轄措置等司及淮南北廣東西亦
領於監司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
兩浙漕臣皆領院冶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冶徐禔奏
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院冶若獲希世珍物
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
璠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杭門等處產金及
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
瑪瑙其後湟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坑千餘收生熟金

四等凡百餘兩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種復有是請焉靖康元年諸路阡冶苗礦旣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阡冶官置場監外隸諸路轉運司內屬金部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乃隸右曹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欽宗卽位詔悉罷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其後阡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亦不同理宗時職阡冶者往往恣橫爲民害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

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干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而死紹定五年夏霖雨爲沴廷臣訟杰冤謂致咎之徵乃罷都大阮冶魏峴職云

鑒宋因五代之制初務置官吏有鑊戶鬻造入官市嚴私盜之禁自熙寧初鑒法始變東南九路官自賣鑒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從商販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紹興以後諸路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鑒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肩販者皆盜賊也

香末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
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五等八萬六千七百
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貨務打套結賣陸路以三千斤
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
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
萬貫者補官有差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
甚衆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
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
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累也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口之大則專官監臨小

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錢千筭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錢千筭三十然多寡亦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亦不一焉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招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既平諸國凡橘園魚池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前後屢詔廢省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

天下稅務母輒丐壞商人物帛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五十萬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師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言者論太重三年乃更以天聖歲課爲額八年權蠲商人載

宋入京糶膏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
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鮮命權蠲惠止一
方未爲定法及汴泗埽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
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
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旣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
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
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
遂不復征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監從
熙提舉京城所請復其事弗果及王憲提舉汴河堤岸
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給用亦弗果哲宗又令品

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騾驢已不入服用例而臣僚多營私牟利宮觀寺院專降免稅之旨宣和二年乃詔宮觀寺院臣僚之家賣販令關津搜關如元豐法輸稅紹興以來寬弛之令錯見孝宗繼志凡省罷未盡者悉推行之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令吏竝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欄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爲大

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剗不啻雠敵云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貴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竝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

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啟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
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
絹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帛百萬緡京東路錢八
十七萬緡爲本已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
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鬻冰市梳櫪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
言市易鬻果太煩辟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
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蓐蘆
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

今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輸免行錢以祿吏而蠲
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置市易于黔州旋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
隸焉七年成都議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
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辨後竟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曾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
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
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衰贏餘是挾
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三月詔布同翰

林學士呂惠卿究詰之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
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
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凜凜
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
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
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僧不當帝惻然咨嗟及
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
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旣而
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準

便民今正爾相反宜修補其計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
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利病進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
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
給錢無不願請積數既多質輟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
得泰然時布與惠卿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
惠卿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卽東府再
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引惠卿執政
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非法往往
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母得至他郡名曰留難
帝遽命輔臣治景彰罪時惠卿已參政而究詰市易未

竟詔促之後二日布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寔廣令送中書五月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多入月息皆從公坐有差末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勒停初布預市易之議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八年復嘉問提舉三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司而廣州鄆州熙河市易並給緡錢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嘉問等

恩有差然自熙寧五年賜錢爲市易本凡數百萬緡其
收息僅如此况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門其所獲
不足補商稅之虧也元祐一切罷去紹聖復置務行之
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
易務爲平準務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俱
應官司並依時直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發
州市御爐炭頒胡桃紋鶉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
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紋色乎命罷之諸類此
者並禁止嘉熙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
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

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
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
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
路絕望申嚴禁從之

均輸之法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
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
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
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
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
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

釐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
庶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
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
在之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
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
勞省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
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給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
非劉琦錢顗蘇轍先後論列皆坐黜知諫院范純仁言
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

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
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不宜與商賈爭利且緡錢一出
恐不可復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帝方惑於王安石之說
言皆不行向請置官屬許自辟置擢侍從賜詔褒獎然
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
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陞隋
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
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循
周制與江南通市立榷署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

於建安漢陽新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開寶三年徙建
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後置市舶
司于廣州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闍婆占城勃泥三
佛齊諸蕃並通貿易太宗置權署于京師雍熙中遣內
侍八人賫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內諸商人出海外
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貨
寶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
之其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瑪瑙瑠瑁珠玉等物歲約獲
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
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

送闕下淳化中其禁天聖以來寶貨充物府庫嘗斥其
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
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五十三萬有奇治平
中又增十萬熙寧大槩如皇祐之數元豐令蕃國進奉
物舶司卽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元祐中置市舶司於
泉州又置密州板橋市舶司南渡以來福建廣南三路
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
銅錢之泄尤甚其弊卒不可禁焉若乃契丹在太祖時
聽緣邊市易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
滄州各置權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

師罷不與通及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
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
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
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
置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中契丹求
置署朝議以其反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
於雄州尋復罷景德初通好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
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又置場於廣信軍三年詔
民以書籍赴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凡官鬻物
如舊而增繪帛漆器杭糯所入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

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銀
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自是契
丹世守盟好互市不絕西夏初亦置權塲於邊界叛服
無常故或絕或復靡定云

宋史新編卷四十四

志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兵上

夫武備之興也其在中古乎蓋淳樸散而爭奪滋於是始有暴客醜虜爲民患者芟夷而防遏之豈獨任文教能乎哉後世如魏文抑鎮卒晉武去州郡兵唐室禁旅寡弱終皆召禍譬之猛虎去爪牙則百獸皆起而爲敵矣宋受周禪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尤倚兵爲重其創制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四者之別然尤於禁兵加詳焉當時內外隸籍幾四十萬而禁衛馬步半之又

皆驍壯練習號精銳四方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統領屬之三衙奉天子之命而召發屬之樞府蓋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宏遠矣累朝升平寔惟舊章是式慶曆之增益其失也冗熙寧之更張其失也焚芟皆兢兢於先事之備何可厚訾及宣政怠荒紀律盡壞是以取侮女真不能振靖康之淪喪也紹興兵勢稍奮宜若可以興復奈良將誅而士氣遂沮開禧不量已力輕舉浪戰至函相臣之首行成爲辱已甚迄于末造蒙古嗣虐疆宇日促而御將無方心離體解不亡何待乎議者以宋橫遭虜禍歸之藝祖罷藩鎮兵權之各竊

謂匪然夫軸脆而車必敗棟撓而室必傾徽宗諸君所
寵任者竝懷姦誤國假令是時藩鎮各握重兵即可少
信中國之威亦庸免安祿山朱溫輩之逆與篡邪是故
荀卿子曰有治人無治法

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最親近扈
從者騎軍諸班步軍諸直亦有領於御前忠佐軍頭司
皇城司驍驍院者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
駐屯泊則就糧軍也前代兵甲散在郡國所以致亂太
祖卽位之元年詔禁衛各閱所掌兵揀驍勇者升上軍
老弱者爲刺員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闕下由是

四方精銳悉萃京師太宗嘗閱禁兵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咸平中屢詔三邊廂兵升禁軍曰保捷曰振武又屢有增置帝曰邊防闕兵朝廷須爲制置俟稍乂寧即可銷弭仁宗自天聖至寶元增募內外諸軍百餘營康定初元昊反西邊用兵又募神捷兵易名萬勝二十營是時禁兵多戍陝西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京師遣戍爲東兵雖稱魁頭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且罕便習水土故議者欲益募土兵爲就糧乃增保捷振武

壯勇諸軍京畿近郡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諸
軍復升緣邊諸州廂兵爲禁軍內外馬步增至數百營
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荆湖兩浙福建路各募宣毅
大州二營小州一營凡馬軍滿四百人步軍滿五百人
爲一營時吏以所募多寡爲賞罰格故募兵最多較之
國初加數倍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十
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三十五
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四十三萬
一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八十二
萬六千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不能給樞密使龐籍等

以爲言乃詔揀汰省兵數萬人嘉祐二年三司使程琳請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帝嘉納之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悍勁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其數過多復又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西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強幹弱枝之勢祖宗時就糧之兵不

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深而其費鮮願
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
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立爲
定額仍請數間寶以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
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
豫備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之兵視
今數之多寡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詔可治平初併
萬勝爲神衛數詔諸路選廂軍壯勇者補禁軍而退其
老弱治平之籍天下禁軍六十六萬三千熙寧初神宗
患兵冗不繼詔諸路棟汰復議銷併二年詔併廢諸軍

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倂爲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倂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倂爲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兵類皆撥倂畿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定以常額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三年樞密使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之數帝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立爲定額七年諸班自殿前指揮使以下諸直自御龍直以下諸軍自捧日天武龍衛神衛以下各定其名額額之已而設諸路將兵又籍民兵爲保甲而禁兵番戍召募之制廢矣禁軍自熙寧以

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云元祐紹聖
元符諸州屢增禁軍是時陝西河東連年用兵進築不
已覆軍殺將供給不可勝紀崇寧以降京師暨諸路亦
屢增禁軍其費彌甚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軍士逃竄死
亡闕而不補者大半悉取闕額封樁爲上供之需又闕
額不以實聞上下其爲姦利往往冒名請給坐費財賦
而見存老疾者旣不堪用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旣壞
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凡陣敗恥於人言第申逃竄河北
將兵十無二三陝右諸路兵亦無幾靖康之難种師道

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而京師衛士亦僅三萬人城陷多死於敵高宗開元帥府諸將兵悉隸焉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不相統一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總之以宰相兼御營使因其所部為五軍以淵為使司都統制世忠俊傅等為統制又命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未幾以三省言併御營司歸樞密院紹興四年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御營五軍為神武軍副並隸樞密院五年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督府兵分隸之於是殿司兵柄始一諸將因之

制變也無常所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川陝
馬十一年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謀秦檜且以柅
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張俊首納所部
兵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銜曰統制
御前軍馬罷宣撫司遇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乾道
中參知政事蔣芾言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
若權住招一年俟財用稍足更招強壯不惟省費又得
兵精且南渡以來兵籍之數紹興十二年二十一萬四
千五百人二十三年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
年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人乾道三年三十二萬三千三

百人如此何緣財用有餘也諸州都統司乃乾道末年所創其後分屯列戍增損靡一若水軍之制南渡有加於東都者江淮皆爲邊境也建炎初以李綱言沿江沿淮沿河帥府要郡各置水軍每指揮以五百人爲額號凌波樓船軍倣古制造戰艦有海鯁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隆興以後至于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廨下閩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舊制殿前侍衛二司各有都指揮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等名南渡不復設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

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
三各置指揮累朝暨南渡稍有增損語在職官志御前
忠佐軍頭司領騎兵之額四曰散員曰馬直曰步直曰
備軍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曰親從官曰入內院子騏
驎院領騎兵之額二曰騎御馬直曰左右教駿熙寧迄
南渡缺騎御馬直左右教駿增皇城司親事官快行長
行司園曹司云

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內總于侍衛司一軍之額有分
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數州者在京諸司之額五
隸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脩之役而諸州則各以其事

屬焉建隆初選諸州募兵壯勇者充禁衛餘留本城雖無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慶曆中招收廣南巡海水軍忠敢澄海皆予旗鼓訓練備戰守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爲廂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詔以騎兵爲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爲教閱壯武威勇分置諸州征役與禁軍同嘉祐四年復詔河北西路於鄆濮齊兗濟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爲號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西京東民爲本城遇就糧禁軍缺卽遣補又陝西州軍悉

置壯城如河北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逮治平三年以五十萬熙寧四年樞密院言京師役兵舊額一萬八千闕則取於諸路而江淮兵每饑凍道斃相屬略計歲所用外軍七千人調發增給不貲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諸司雜犯罪人情輕者並配隸以次補雜役効役代諸路役兵從之又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權酷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隄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及剩員直牢城皆待有罪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爲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爲額請以諸路不

教閱廂軍併爲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矣可
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爲序始自某州爲第
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爲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
人河北路騎軍騎射而下十有二步軍奉化而下二十
有六並改號曰崇勝凡一百一十二指揮河東路騎軍
威邊而下二步軍左衙而下十有八並改號曰雄猛凡
五十二指揮陝西路騎軍騎射而下十有六步軍左衙
而下二十有九並改號曰保寧凡一百一十一指揮京
東路騎軍騎射而下十有三步軍左衙而下十有七並
改號曰奉化凡五十四指揮京西路騎軍騎射而下六

步軍奉化而下二十有五竝改號曰勁武凡四十五指
揮淮南路騎軍威遠而下六步軍左衙而下二十有七
竝改號曰寧淮凡一百二指揮兩浙路步軍捍江而下
三竝改號曰崇節凡五十一指揮江南路騎軍揀中騎
射一步軍効勇而下五竝改號曰効勇凡五十三指揮
荆湖路騎軍騎射而下三步軍左衙而下二十竝改號
曰宣節凡四十四指揮福建路步軍水軍而下三竝改
號曰保節凡三十三指揮廣南路騎軍靜山而下二步
軍水軍而下十竝改號曰靖化凡八十二指揮四川路
步軍開遠而下十竝改號曰克寧凡一百一十一指揮

其壯城牢城本城漕運工匠等役皆定其額分隸之元豐五年詔諸路教閱廂軍於下禁軍內增入指揮名額排連並同禁軍蓋差其歲月勞効聯比而遷擢之曰排連云元豐之末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爲兵凡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府界及諸司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元符元年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廂軍諸路經略司各一千人政和五年廣固四指揮各增五百人以備京城之役六年增置通濟兵士二千人備御前牽輓綱運於是工役日興增募益廣建炎而後廢置損益隨時不同云

鄉兵者選戶籍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其名不一
曰陝西保毅本周舊制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涼潘源二
縣民治城隍因立爲保毅弓箭手咸平五年點緣邊丁
壯充保毅六萬八千人與正兵同戍邊郡慶曆初悉刺
爲保捷軍惟秦州增置及二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
曰河北忠順置自太宗朝慶曆二年夏竦建議與正兵
參戍八年水沴多逋亡皇祐四年權放歸農後不復補
曰河北陝西強人砦戶強人弓手咸平中募勇銳熟契
丹道路可爲間伺者充強人慶曆二年環州亦募涅手
背旣而涇原路被邊城砦悉置環慶二州有砦戶乃康

定中湟沿邊弓手手背充有警召集防戍與保毅弓手同大順城西谷砦有強人弓手乃天禧慶曆間募置也曰河北河東強壯五代有此名咸平因之康定初州縣不復閱習籍多亡乃詔二路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七萬河東凡十四萬皆以時訓練立伍保迭糾遊惰及作奸者河北舊給塘泊河淤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少應募熙寧以其田募民耕戶兩頃蠲其賦以爲保甲曰河東陝西弓箭手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材勇者一人爲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建隆二年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

爲弓箭手老請給以閑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兵爲
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
人三頃者出戰馬一匹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
軍亦各募置慶曆中諸路總三萬二千五百人爲指揮
一百九十二是時河東都轉連使歐陽脩言代州崞嵐
寧化火山軍被邊地幾二萬頃請募墾種充弓箭手詔
宣撫使范仲淹議以爲便遂以崞嵐軍北草城川禁地
募人距敵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餘戶歲輸租數萬斛
自備弓馬湮手背爲弓箭手旣以并州明鎬沮議而止
至和二年韓琦奏明鎬議非是曰昔潘美患契丹數入

寇遂驅旁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田千餘戶下并州富弼議弼請如琦奏詔具爲條視山坡川原均給人二頃量輸租稅卽山險爲屋以便居止備征防無得擅役熙寧五年趙卨爲鄜延路以其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其能省募兵之費褒賞之是時涇原經略司蔡挺言涇原勇敢三百四十一人久不揀練徒有虛名臣校其騎射能否升除益募熟蕃部以爲蕃勇敢凡一千三百

八十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匹挽弓一石馳射擊刺如
法其有功者受勇敢下等奉餘遇調發則人給奉三百
益以芻糧詔諸路如挺言行之元豐三年詔涇原路募
勇敢如鄜延路以百人爲額自是以後蕃部益衆而弓
箭手多蕃兵矣六年鄜延路經略司言弓箭手於近裏
縣置田兩處立戶及四丁已上乞取一丁爲保甲一丁
爲弓箭手三丁已下卽且令充弓箭手詔保甲願充弓
箭手者聽其見充弓箭手與當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陝
西河東亦如之元祐中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鄧昌祚奏
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

五千二百六十一賜敕書獎諭崇寧初熙河路都轉運
使鄭僅奉詔相度措置熙河新疆邊防利害僅奏朝廷
給田養漢蕃弓箭手本以藩捍邊面使顧慮家產人自
爲力今拓境益遠熙秦漢蕃弓箭手乃在腹裏理合移
出然人情重遷乞且家選一丁官給口糧團成耕夫使
佃官莊從之五年三月趙挺之言湟鄯之復歲費朝廷
供億一千五百餘萬鄭僅初建官莊之議朝廷令會計
其歲入凡五莊之入乃能支一莊之費蓋鄯湟乃西蕃
之二小國湟州謂之邈川鄯州謂之青唐與河南本爲
三國其地濱河多沃壤昔三國分據時民之供輸於其

國厚而又每族各有酋長以統領之皆衣食贍足取於所屬之民自朝廷收復以來名爲使蕃民各占舊地以居其實屢更戰鬪殺戮竄逐所存無幾今兵將官帥臣知州多召閑民以居貪冒者或受金乃與之地又私取其羊馬騶畜然無一毫租賦供官若以昔輸於三國者百分之一入於縣官卽湟州資費有餘矣帝深然之翌日知樞密院張康國入見力言不可使新民出租恐致擾動衆情且言蕃民旣刺手背爲兵安可更出租賦帝因宣諭新民不可搖動兼已令多招弓箭手矣挺之奏弓箭手官給以地而不出租此中國法也若蕃兵則其

舊俗旣輸納供億之物出戰又人皆爲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費不貲經營數年得此西蕃之地若無一毫之入而官吏戍卒饋餉之費皆出於朝廷何計之拙也帝曰已令姚雄經畫時累詔令雄括空閑地召人耕墾出課故深以挺之所奏爲然靖康元年二月臣僚言陝西恃弓箭手爲國藩籬舊隸帥府比年始置提舉弓箭手官務取數多爲功自是選練不精法制寢壞乞詳酌罷提舉官以弓箭手復隸帥司詔從之河東路依此曰河北弓箭社其人性勁悍習射獵與夷人無異自澶淵請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

戶出一人久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劔而樵分番巡邏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私立賞罰嚴於官府熙寧三年詔本道招募六年行保甲遂廢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請復置奏兩上皆不報政和大觀中稍立賞罰格宣和七年二月臣僚言往年西路提刑梁楊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繼下東路令倣西路例招誘奈何邀功生事之人惟以入社衆多爲功厚誣朝廷而斂怨于民悉驅入社更無免者且三路保伍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藏於家不幾於借寇哉詔梁

揚祖落職兵器並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揮放散
曰河北河東陝西義勇慶曆二年籍河北得強壯二十
九萬人揀十之七爲義勇并抄民丁涅手背充河東揀
籍如河北法先是西師屢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民三
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悉刺爲保捷爲指揮一百八
十五分戍邊州西師罷多揀放焉治平元年宰相韓琦
言今河北河東義勇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
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
嘗刺弓手爲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
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少擾終

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
餘人而保毅亦與焉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頃嘗籍
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旣而淫爲保捷同正兵遣戍
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
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臣愚以爲河北河
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於
是三路鄉兵惟義勇爲最盛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陳
升之等常議義勇帝言義勇可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
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死亡
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升之欲令義勇漸戍近州安

石曰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文彥博等又言士兵難使遠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府兵乎時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義勇總四十二萬三千五百人爲指揮九百一十三年七月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爲五番教閱事帝患密院不肯措置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陛下也十月韓絳請分義勇爲七路十二月司馬光上疏謂臣不才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切見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願速下明詔撫諭以朝廷不爲出征之計其義勇宜分番於緣邊戍守

亦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爲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
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賑救饑窮之人再言之甚
力於是求興一路獨得免五年七月命崇文院校書王
安禮編修三路義勇條貫帝問安石義勇事如何安石
曰宜先了河東一路河東舊制每年教一月今令上番
巡檢下半月或十日又以東兵萬人所費錢糧且取一
半或三分之二依保甲養恤其人無不忻願者閏七月
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爲義勇強壯不
別名保甲安石謂非安禮初議帝曰安禮議亦然但易
保丁爲強壯人習強壯久恐別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

義勇非單丁不替強壯則皆第五等戶爲之又自置弓箭及弩寄官庫須上教乃給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東蓋寬利之非苦之也帝曰河東義勇強壯已成次第安石曰義勇要見丁數卽須隱括因團集保甲一動而兩業就今旣差官隱括義勇又別差官團集保甲卽一事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六年十一月詔未興軍河中府陝解同華鄜延丹坊邠寧環慶耀十五州軍各依元刺義勇外商號州保安軍並止團成保甲八年十月詔五路義勇每年赴州教保甲赴縣教並自十月至次年正月終義勇不及十指揮保甲不及十都者自十二

起教名據人數分定番次教閱一月隨詔五路義勇
並與保丁輪充及檢察盜賊有犯依保丁法元豐四年
蒲宗孟請五路義勇並改爲保甲自此以次行諸路矣
曰陝西護塞慶曆初募民熟山川蕃情善騎射者涅臂
充自備戎械時閱習無事放營農有警召集無出本路
曰川峽土丁熙寧七年經制瀘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
千人入夷界捕戮大小四十六村平其地二百四十里
募民墾耕聯其夷屬爲保甲後招募閱習皆其子弟云
曰荆湖路義軍土丁弩手北路辰澧南路全郡道永皆
置蓋溪洞諸蠻保據巖險叛服不常其控制須土人也

曰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土人外或自溪洞歸投分隸
邊砦習山川道路蠻入寇遣襲討官軍但據險策應之
曰廣南西路土丁嘉祐七年籍稅戶應常役外五丁點
一爲之凡得四萬人分隊伍習槍鏢所司以農隙教閱
曰廣南東路槍手嘉祐六年廣惠梅潮循五州各籍稅
戶充熙寧四年諸郡皆置元豐二年詔廣惠潮封康端
南恩七州皆並邊接蠻徼宜依西路保甲教武藝時又
詔處州槍仗手以千五百撫州建昌軍鄉丁關軍槍仗
手各以千七百爲額監司以農隙按閱如廣南東路法
曰邕欽溪洞壯丁治平中廣南西路安撫司集左右兩

江四十五溪洞籍壯丁補校長有警召集熙寧中蘇絳
請訓練二廣洞丁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洞丁凡四萬
五千二百請行保甲給戎械教閱藝優依府界推恩奏
可元豐中詔廣西洞丁如開封府界保甲集教團教法
曰福建路槍仗手元豐元年以轉運使蹇周輔言依保
甲法編排罷舊法以隸提刑司歲農隙部使者分閱依
弓手賞格二年立法聽自置兵械寄於官遇捕盜乃給
曰江南西路槍仗手熙寧末言者謂虔汀漳壤界嶺外
民喜販鹽且爲盜非土人不能制詔籍三州鄉丁充槍
仗手元豐額八千五十五人元祐減其七元符復舊制

已上皆東都之制也南渡後鄉兵其名亦不一諸路有
土豪有義兵有民兵有山水砦兵福建路有槍仗手有
忠義民兵湖南路有鄉社湖北路有義勇有萬弩手廣
南路有土丁淮南路有鎮淮池州有勇敢金均房三州
有保勝西和階成鳳四州有忠勇又有八字軍乃都統
王彥招河北豪傑以禦金人語在彥傳又有良家子弟
乃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兵將子弟驍武不能自存者
又有把截將乃以守恭州鴈門抗拒之地又有弓箭手
建炎赦文應諸路漢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陳承襲紹興
間以京城外關地依陝西沿邊例招弓箭手蒔種又有

義士乃籍興元白家子弟兩丁取其一又有壯丁乃乾道中楚州籍置諸路又有忠義巡社福建江西路有洞丁紹興中並罷湖北有刃弩手淳熙中罷二廣有保丁乾道中罷

蕃兵者具籍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麟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已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奉給有差慶曆元年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之首

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嘗用之以平西羌
其後守將失於撫馭寢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
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擄蕃族之情最重
酬賽因其釁隙而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
願效用者籍姓名及土馬之數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
勇者授班行及巡檢職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
財畜官勿檢覈得首領及傷者給賞仍依本族職名遷
補增奉詔可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
右手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
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環慶路安撫使范仲淹

言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
爲正兵必至驕蹇又歲旱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
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
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爲便議遂格治平二年詔陝西四
路駐泊鈐轄梁寔等各管勾本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
預爲經畫寇至則老弱各有保存之所仍諭寔等往來
蕃帳受其牒訴伸其屈抑察其反側者羈縻之勿令猜
沮以萌釁隙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雞川蕃部願獻地請
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
之援斷賊入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砦蕃官三百八

十一人總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疋是歲罷四路內臣主蕃部者選逐路升朝使臣諳練蕃情者爲之熙寧五年王韶招納沿邊蕃部自洮河武勝軍以西至蘭州馬銜山洮岷宕疊等州凡補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人首領給餐錢蕃官給奉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計費錢四百八十餘緡得正兵二萬族長數千六年神宗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食功有斬巴犂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兵各爲一隊如何王安石進曰李靖非素拊循蕃部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今熙河蕃部旣爲我用則當

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兵如一武王用微盧彭濮人但爲一法今宜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賊異必先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夏變夷之術也乃詔王韶議其法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儻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尙會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愾敵人彼必隨而聚兵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矣馮京王珪又

從而贊之曰此正晉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於此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內附臨事不可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爲蕃部之俗旣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等貴種三人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強恐不假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是時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漸推文法當卽變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旣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以貨易田而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蕃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韶如

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什
伍其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蕃而使
之則所向可以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惟我所
御而已七年詔言討平河州叛蕃闢土甚廣置弓箭手
每塔或至五指揮每指揮二百五十人給田百畝次蕃
官二百畝大蕃官三百畝仍募漢弓箭手爲隊長稍衆
則補將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並刺蕃
兵字於左耳以防漢兵盜殺而效首者詔如其請十年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議立團結蕃部法欲依所奏上手
詔再下呂惠卿參詳以聞元豐六年熙河蘭會路經略

制置使李憲言治蕃兵置將領貴簡而易行詳而難犯臣今酌蕃情立法凡熙河蘭會五郡各置都同總領蕃兵將二人本州諸部族出戰蕃兵及供贍人馬各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五郡蕃兵自爲一將出戰則以正兵繼之蕃兵以技藝功勞第爲四等蕃官首領推遷如之旣而憲又言近以蕃兵自爲一將釐蕃漢爲兩軍卽李靖之遺法號令軍事惟所使焉元祐元年臣僚言蕃兵與正兵錯非便詔四路都總管詳議環慶范純粹言宜於逐將各選廉勇曉蕃情者一員專充蕃將令於平日鈐束訓練遇有調發卽部領爲便舊制蕃官不問崇卑

並序漢官下神宗謂非賞功之典詔更定蕃漢官序位
兵部議蕃漢官非統轄者乃令序位及是純粹言蕃部
兇驕宜有以抑之請如舊並從之

將兵者熙寧變禁兵之新制也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
禁旅戍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
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惰淳化至道以來持循益謹
雖無復難制之患而更戍交錯旁午道路議者以爲徒
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卽位乃部
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知
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熙寧七年詔總

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由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在京東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凡三十有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焉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凡四十有二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爲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其六在唐鄧其四在蔡汝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唐州方城爲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爲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二指揮

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四年又詔團結東南諸路軍亦如京畿之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南路潭州爲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附諸將而分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千人以下惟置軍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充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

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力
士千人選十人以名聞待旨解發願留鄉里者勿強遣
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近歲災傷多盜賊州郡
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
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
寇豈不爲朝廷憂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
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習知山川險阻
也自置將以來惟是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
常在本營飲食嬉遊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
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

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市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諫議大夫孫覺亦以爲言於是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其餘河北輪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州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如光等言紹聖間以樞密院請詔依舊法凡軍士有犯將官得專決遣其諸軍除轉排補州縣無得輒預至是兵愈驕無復可用矣元符元

年章奏又請增置涇原第十二將宣和中知婺州楊應
誠言諸路屯戍常隸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號令不二
於是詔隸守臣無何復如故其後江浙盜起將兵望風
逃潰及事平童貫奏東南當添將增兵然南人怯弱素
失訓練今欲於內郡別置三將竝隨京畿將分接續排
置使陝西軍更互戍守詔從之南渡後僅存東南十三
將其後諸屯駐大軍亦倣將兵舊法云

保甲者熙寧變募兵之新制也熙寧二年始聯比其民
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
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

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置牌書戶數姓名旣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特以捕盜賊相保任耳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第一等者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二等三等四等加恩有差然未番上也五年以判司農寺曾布言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

分番巡警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母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母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邵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緣邊弓箭社係籍番上巡守者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一幹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十年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上五路義勇保甲敕元豐元年權判尚書兵部許將修開封府界保甲敕成書

之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大保長藝成
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府界法成乃
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是歲引府界保甲武
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四年改五路義勇爲
保甲狄詒劉定部領澶州集教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
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補三班借職差使借差
凡三十六人餘賜金帛有差遷詒四方館使定集賢校
理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
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
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

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費爲錢百萬有奇不與焉熙寧九年之籍凡義勇保甲民兵共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爲不便而王安石主議甚力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祖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爲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不從所惡何患人不避若無道以揆之多爲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

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爲第義勇皆良民
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糜
費也使之運糧也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
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強
而力有不足則絕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
獎使人趨武事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
不爲義勇而利在於爲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臣
願擇鄉閭豪傑以爲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
募兵爲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
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爲哉陛下誠能

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
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
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爲然特
有欲以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爲置義勇弓手漸可
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
農富弼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
王所以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
異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又言儻不能理
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安石又論府兵入衛
則不患本不彊韓絳以公弼文彥博皆以爲不可安石

曰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府校豈復有他虞也帝
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其則兵農之業相半可
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
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帝曰經
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
矣安石對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
法誠當變革時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買弓箭者帝恐民
貧難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但自置兵械法所弗去
也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未有造耒耜弓矢給百姓者
也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劫殺掠一歲至二百火逐火皆

有賞錢出錢之人卽今保丁當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
官賞者然人皆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多出錢不足以
止盜而保甲能止盜其效已見雖令民出少錢置器械
未有損也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以避者此事宜緩
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此事自不敢不密時府界民有
匿名書封丘郭門者詔重賞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
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其不便而弱惑者惟爲盜賊
及停藏之人耳且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
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安石又謂保甲非特
除盜固可漸習爲兵旣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

目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
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
兵驕志且省財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
石曰太祖接五代百姓困憊豪傑皆以從軍爲利今百
姓安生樂業其應募者皆僥倖不能自振之人耳文彥
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
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張皇六師
固先王之所尚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
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供之所供保甲之
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

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卽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數千人但勿招填卽爲可減然今廂軍旣少禁軍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

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每一丁教閱一丁供
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墻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
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
也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
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
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農民之勞旣如彼國
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
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始交其奔
北潰敗可以前料豈不誤國事乎又保甲中往往有自
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

盜乃更資盜也自敎閭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頗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脅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光旣爲門下侍郎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極言保甲之害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竝罷令逐路提刑及府

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行之十一月嚴叟言三月併教之患及乞罷三路提舉錢糧教閱數事並從之元祐元年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下戶地產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請也紹聖二年七月帝問義勇保甲數宰臣章惇曰義勇自祖宗以來舊法治平中韓琦請再括丁數添刺熙寧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餘萬丁元祐弛廢深可惜也元符迄宣和稍復元豐之制建炎後凡鄉兵皆設保伍亦倣保甲云

宋史新編卷四十四